

歷史與空間

懷念何申(上)

●羅大佳

一轉眼，著名作家何申離開我們已經一年多了。一年多來，我總感覺他還在我們身邊。可一想起他確實已經離開我們而去，心裏就是一陣陣揪心的疼痛。何申先生是我的好大哥，他走的當晚我就想寫一篇紀念文章，可一直沒有完成。每當提起筆來，或者打開電腦，敲動鍵盤，心裏就是一陣陣揪心的疼痛。一個好人的離去，會讓我們傷痛許久，而真正的傷痛，是無法用文字表達出來的，一如我的父親母親，一如我的大兒子，一如我的好友徐懷謙，他們離開人世已經好幾年了，徐懷謙更是將近十年，但我一篇紀念文章都沒寫出來，因為一想起他們，我心裏除了傷痛，還是傷痛。但我不得不寫紀念何申先生的文章了，因為何申先生的紀念文集出版在即，以我們的好友，再不寫出文章，恐怕無法跨過良心的門坎。

何申先生是2020年2月21日去世的。那正是新冠疫情肆虐神州大地，舉國上下正忙於抗擊疫情的日子。那天我忙著帶孩子，做家務，預防新冠病毒，下午又戴著口罩，陪一位來訪的文學青年到洪雅縣田錫水景公園轉了一圈，一直沒有看手機。晚上瀏覽微信朋友圈，忽然發現《北京文學》主編楊曉升轉發了一條消息：著名作家何申因病逝世。心裏不由得咯登一震：不會吧？這是真的？我多麼希望那是謠傳呀，然而，好大哥何申確實於當天15:15分駕鶴西去，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當代文壇，何申無愧於「名家」二字。他創作了《梨花灣的女人》等5部長篇小說，發表《年前年後》、《信訪辦主任》等上百篇中篇小說，以及大量短篇小說和散文隨筆，創作的電視劇《一村之長》、《青松嶺後傳》風靡一時。他的作品曾獲首屆魯迅文學獎、《人民文學》、《當代》、《小說月報》、《人民日報》等內地多項文學大獎以及連續三屆榮獲河北省振興文藝獎和莊重文學獎等。此外，他還是著名書法家，作品曾獲各種大獎金獎，舉辦過個人書法展，被授予「中國當代傑出貢獻書畫藝術家」稱號。他還是享受國務院津貼專

家，第九屆、十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河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

人和人的相識是一種緣分，相識後能夠做個朋友結下友情更是上天的恩賜。我和何申先生亦師亦友的友情，起源於陳建功先生。那是1996年9月18日，我第一次借調到中國林業報社工作後將要返回四川的日子。那時候我正癡迷於農村題材小說，那時候我還沒有閱讀過何申先生的作品，那天陳建功把何申先生的中篇小說《年前年後》推薦給我閱讀，不料我一讀就讀得如癡如醉。我讀書有一個不好的習慣，喜歡這個作家的作品，就想認識作家本人。於是我想方設法去收集何申的新書小說來閱讀，讀後把感想寫出來寄給他。寄出去也就寄出去了，以何申先生當時的名氣，是可以對我們這樣的無名小輩不屑一顧的。可他偏偏就回了信，不但回了信，得知我是農村出來的業餘作者後，還專門為我寫了一篇文章《山裏的朋友》。他在信裏說發在我工作的洪雅林場主辦的《瓦屋山》報上即可，稿費就不用寄了，用於支持瓦屋山報。我知道這是在用他的名氣鼓勵我、支持我、栽培我，心裏非常感激。我想，這麼大名家寫來的文章，怎麼可以在一張縣級小報上打發呢？於是我將文章複印幾份投了出去，《文學報》、《農民日報》、《四川林業報》紛紛轉載，後來《文學報》出版創辦1,000期紀念文集《百家文萃》時，還把這篇文章收了進去。他那文章除了表揚和鼓勵我外，還提出了他的觀點：搞文學創作，必須先做好本職工作，因為人活在世上，首先要吃飯穿衣，其次才是精神追求。這個觀點即使現在來看，也很正確。和何申先生交往24年中，我們只見過4次面。但這4次見面，我都受益匪淺。

1997年我再次被中國林業報社借調，去作副刊部文學版責任編輯，經報社領導同意，我創辦了「名家新作」欄目，小心翼翼地向他約稿，他爽快答應，很快寄來新作《林間小屋》，發表後反響不錯。通過他的關係，我又約到了關仁山、談歌等名家的作品，工作上給



●何申不僅是作家，還是書法家。作者供圖

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幫助。那年10月20日，何申先生到北京電影製片廠修改電影劇本，我們先約定在北影廠招待所見面，後來何申先生臨時改到中國作家協會招待所見面，約定到中作協招待所見面，說那裏離中國林業報社近些，於我方便。那次見面我原準備在和平里一家飯館請他吃飯的，我怕我花錢，堅持在中作協招待所招待我。那次見面何申先生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何申先生慈眉善目，平易近人，講起話來慢條斯理，不溫不火。他的話很接地氣，也很有生活哲理。那次一見面，他就送我一幅書法作品，寫的是唐代詩人高適的詩《別董大》，接過書法作品時我心裏嘀咕：為什麼不送我一本簽名書呢？現在想起是多麼的無知。那天我們從工作、生活到文學，聊了很多。第二天早晨送他去火車站時，他要我以後不要叫他「老師」，叫他「大哥」，這樣不生分。那一刻，我真的好感動。從此我和何申先生以兄弟相稱，熟悉的朋友，都知道我在文壇上有了這位「好大哥」。11月26日，何申先生到中國作協開會，我們再次在中作協招待所見面，他和我留了影，送了一幅書法作品給我，並把關仁山、談歌介紹給我認識。何申、談歌、關仁山，是中國文壇的「三駕馬車」。

2004年7月，我從洪雅縣委宣傳部調到全縣委宣傳部工作。10月27日至31日，在縣委、政府的支持下策劃舉辦了「中國作家看全川」活動。那次何申先生應邀和全國各地作家們一起來到全縣，這次我們兄弟相聚格外地開心，彼此有說不完的心裏話。但因為是大型活動，人多事多，對他照顧不周，可他沒有半點怨言。和縣委領導在一起吃飯時主動介紹我的情況，誇獎我的優點。會議間隙，自己帶著夫人胡秀蘭悄悄去逛全縣老城，騰出時間讓我去照顧其他嘉賓。臨別之夜，和著名詩人雷抒雁在二郎山賓館即興潑墨，揮毫書法。活動結束後，第一個寄來采風稿件。（未完待續）

生活點滴

●劉友洪

半棵麻柳樹

我是有晨跑習慣的。自從東坡城市濕地公園建成後，公園的魅力就像長了牙齒一樣，緊緊咬住了我，讓我堅持在旭日的早晨迎着朝霞，邁步在寬敞的綠道上。花草樹木醒來得早，它們在微風中舞動著腰肢，向我招手。畫眉鳥也醒來得早，牠們時而在草坪上跳躍，時而在樹杈間高聲鳴唱，心情和我一樣歡暢。

在這如詩如畫的景色裏，我不知不覺就來到了一座小島上，開始做早操了。這是一座僅百餘平方米的無名小島。濕地公園建成6年來，我晨跑時都要在這裏停留，壓壓腿，伸伸腰。小島四面環水，氤氳的空氣雲蒸霞蔚，它帶著清晨的露珠，還裹著濃濃的負氧離子，潤澤著整個小島。小島上有三棵麻柳樹，現在都已綠蓋如蔭，在陽光的照耀下，一片生機勃勃。

麻柳樹，又稱水麻柳、溪麻柳，是四川盆地最常見的一種高大喬木，冬季落葉，春天發芽，四五月開花，花兒成束，一串串地掛在樹上，遠遠望去，既像串風鈴，又像萬千紙鶴。七八月種子成熟了，掉落的種子在兩片果翅的幫助下，就像小朋友手中玩耍的竹蜻蜓，只要能給點風，就能飛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

這三棵麻柳樹，是再普通不過了。但中間的那棵，卻是我這些年來久久關注的。它已長得與它左右兩旁的兩棵麻柳樹一般高，遠看與它們沒什麼兩樣。然而當你走近一看，它卻只有半棵樹！它三四米高的樹幹，從上到下，深深地凹陷了

進去，如同剖開的竹子一樣，腹中是空的。但是，它卻頑強地生長著，它把活體部分長得壯壯的，甚至有些誇張，讓人看後更添幾分憐愛。

我記得在東坡城市濕地公園落成，剛栽下它的時候，它是一棵沒枝沒葉的樹樁，不知是何原因，它有半邊樹木已經死去。我上前觀察，發現螞蟻已經在裏面安了家，再用手一摳，整塊整塊地往下掉。我擔心病體會把整株樹給傳染了，於是用力把腐朽的部分扳了下來，就留下了這半棵空心的麻柳樹。

如今，這棵麻柳樹已與它左右兩旁的那兩棵麻柳樹差不多一樣枝繁葉茂了。在四月的春日裏，滿樹的串串花兒迎風飄逸，在陽光下閃耀著晶瑩的光斑，把這美麗的濕地公園裝扮得更加鮮活。如果不是我刻意提醒，你是看不出它的與眾不同的。但是它，為了舉起如傘的樹冠，它空心的樹幹已長得十分粗壯，它剖面的樹皮處已高高隆起。只要是看過它一眼的人都會堅信，再假以時日，隆起處定會把空心的地方包進去！那時的麻柳，又將會是一棵完整的樹了。

據《重慶草葉》記載，麻柳樹鬚根泡酒服，可治風濕麻木，寒濕腳痛。麻柳樹幹可達二三十米高，是上好的木材，農村蓋的房子，做的傢具，都有它的身影。

當我們住在漂亮的小木屋裏躲風避雨，再用著上好的實木傢具享受大自然的饋贈時，我們可曾想過，有些樹木，曾經身經百難，甚至風風雨雨，才能到達理想的彼岸？

豆棚閒話

●青絲

劇怒症

如今在網上觀劇，經常會在彈幕上看到「劇怒」一詞。緣於一些劇情內容過分浮誇，嚴重脫離現實，或劇中人物、環境背景大幅失真，引起觀眾各種生理心理因素參半的強烈反感，憤怒情緒難以抑制，由此觸發循環不斷的嘲罵抱怨。

人類是一種敘事生物，會通過虛構故事表達感情以及對自然和社會的領悟。以故事編造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組成了一條漫長的時間線。這種對故事的熱情參與，對於人類意義非凡。歷史學家尤瓦爾赫利在《人類簡史》裏認為，智人之所以取代尼安德特人統治了世界，就是因為智人學會了編造故事，引發「認知革命」，把個人和集體聯繫為一體，形成強有力的精神紐帶。所以，不論時代如何發展，人們都是用「信以為真」的心態閱讀小說，觀看影視劇集，與虛構的人物和情節故事共情共鳴，獲得一種身臨其境的體驗感受。

1996年，麥當娜出演音樂電影《貝隆夫

人》，阿根廷人厭憎她放蕩的惡名，極力反對她出演自己國家的「女神」艾薇塔。然而，當麥當娜把那首著名的《阿根廷，別為我哭泣》演繹得無比動情，宛若艾薇塔再世，阿根廷人又被她徹底征服，接受了由麥當娜塑造的形象，堪為劇情與觀眾完美融合的例子。

不過，故事既能引領人們去往另一個奇幻世界，想像另一種過去或精彩未來，也能讓人深陷於此，被自己的情緒困住。現代社會，每個人都有發聲的渠道，經驗共識已被最大限度地消解。每一篇文字，每一個視頻，都像是一個界碑，把人與人之間的觀念分歧展現得無比真切。而且，確實也有很多文藝作品完全拋棄了真實和意義，連基本的邏輯自洽、純粹自然都做不到，「劇怒」便是對這種時代現象的最直接回應。

但是，任何一種過分投入、達到忘我境界的體驗方式都是不健康的。就像上世

紀，老演員陳強在戲劇《白毛女》裏飾演地主黃世仁，多次遭遇「劇怒」，面臨危險，就是因為觀眾的代入感太強，把他當成了真實的壞人。早些年，荷里活電影《阿凡達》上映，很多觀眾強烈共情，對劇情故事做道德判斷，導致出現抑鬱症狀。也可見「劇怒」的反面力量。

實際上，「劇怒」是一種條件反射式的情緒反應，而不是反思性的。很多「劇怒」的人以為自己的憤怒吐槽是在對抗媚俗文化，是對當今的文化消費有所干預，以此證明自己仍保有明辨真情感與虛情假意的能力，其實反而落入了另一個俗套中，是以另一種方式主動擁抱媚俗文化，從而錯失了真正需要關心的東西。因為你之所見所聞的，正是因為你想看見。

所以，真正想要把自己的時間和人生投入到更為客觀美好的活動中，正確的回應方式不是「劇怒」，而是用自己的遙控器做選擇。

來鴻

●魏以進

父親教我「煮」書

我小時候，父親魏宗柱在外地教書，平時難得回來一次。每每回到魏家坡的家中，他就會利用一切機會一臉嚴肅地教我們兄弟四個「煮」書。當時我就感到奇怪：書只能讀，怎麼可以煮呢？轉念又一想，父親教我們這麼做，肯定有他的想法與道理，絕不會讓我們無事找事，況且當時我們連飯都吃不飽。只是少年的我一時半會不能明白，也理解不了。

父親雖是一介書生，可回到家中就要下地幫母親幹農活，不然僅靠他那微薄的一點點薪水根本養不活我們一家子人。一天，父親從莊稼地裏勞作回來剛剛寫完一篇文章，正坐在松樹製成的木椅上休息喝茶。我迫不及待地湊近好奇地問：「父親，書是用來供我們幾個兄弟讀的，怎麼可以煮呢？放在鍋裏煮，不是要煮壞嗎？」父親聽後，笑了，拍拍我的肩膀，耐人尋味地對我說：「書是精神食糧嘛，既然是食糧怎麼不可以煮呢？煮熟了，我們吃下去才好消化吸收呀！」說得有理有眼，跟書真的能吃一般，我却仍是一臉茫然，不知父親所云是什麼意思。依我當時的認知水平和積澱程度，理解不了這句話的內涵和象徵意義。然而正是這份童真與好奇，促使著我們去尋覓，去探索。正如古人所言，為學患無疑，疑則進也。

父親看我疑惑不解的樣子，便因勢利導，接著說：「你知道唐代大詩人杜甫吧？他小時候讀書，常常是反覆誦讀品

味，非把書讀熟讀透不可。不僅會背誦，還能聯繫實際巧妙加以運用。其實這就是我們說的『煮』書。正因為他把書『煮』得吃了，他作起詩來才會得心應手，文思泉湧，一氣呵成。所以他發自內心地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我們學習語文，對那些好的文章也應該這麼『煮』，透過文字感受其內在美與神韻。否則，就很難真正把我們的語文學好，學到心裏去。」

哦，原來是這樣，看來，要把語文學好，還真得把書『煮』爛啊。我聽罷，恍然大悟，可還是有一絲不解。少年真的不識愁滋味，這愁便是急切的求知欲望和強烈的進取精神。在那懵懂的年代，我還真有些鍥而不捨的勁頭。

「父親，你看我該怎麼『煮書』呢？」我纏著父親一個勁兒地問，「我如果也去『煮書』，能把書『煮好』麼？」父親聽了，馬上毫不猶豫地言之鑿鑿地對我說：「能啊，你首先可以從『煮』你們的語文書入手。語文書上的課文都是通過精心挑選經專家編輯引入的經典範文，無論是審美情感、表達方法，還是語言文字，都是文學作品中的上品，能給我們以人生的啟迪。每天清晨起來，坐定後放聲讀幾遍，仔細品味一番，邊讀邊想像畫畫，多有意思呀！堅持這樣『煮』下去，你不僅能體會作者在文中表達的獨特情感體驗，還可以學習借鑒作者的表達方法，牢記妙詞佳

句，積累豐富語感……好處可多啦。肚子裏積累的詞彙豐富全面了，今後說話和寫文章還會犯愁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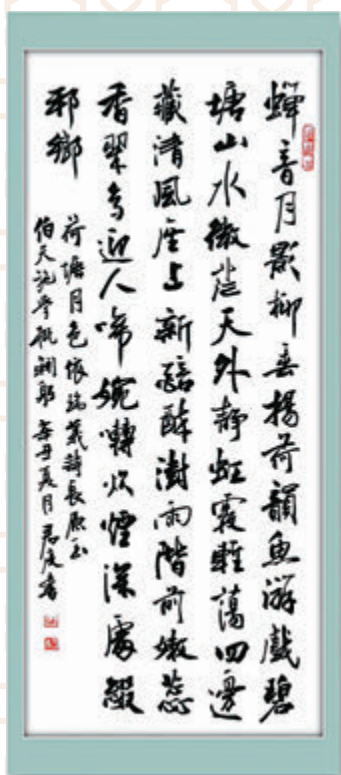
父親的一番話使我豁然開朗茅塞頓開，「煮」書還真有道理呢。是啊，要學好語文，非得虔誠地把書當作精神食糧不可，只有爛熟於心，讓優美的語言文字深入骨髓，讓高尚的情感滲透進靈魂，才能真正做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後來，我照父親說的話去做，讀書越來越有感覺。一本《戰爭與和平》，整整讓我「煮」了3個月，從文火開始，一點一點加溫，到焰火，到大火，作者的生平與時代背景我如數家珍。有了這個墊底，我對這部大部頭長篇小說有了越來越深刻的了解。隨著「煮」書的深入，我對語文學習也越來越有了信心。可讓人大跌眼鏡的是，中考時我卻「走了麥城」，語文只考了70分，差點兒急暈了我。上了師範學校之後，我又開始了真正的「煮」書，先是橫掃課本，接著到圖書館借書讀，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我都涉獵。瀏覽之後，做讀書筆記。記得我做了幾大本，有的至今我仍完整地保存著。

「煮」過的書，味道鮮美，像當時少有的橘子汽水流進了我的心田，浸潤了整個青春時代。在發表了第一篇小說後，我真切領會到了父親教給我的「煮」書之妙。原來，父親教給我的，不僅僅是讀書的方法，更是做人的道理。

詞度墨香

●詩：施學概 書：梁君度



荷塘月色 依瑞義詩長原玉 伯天施學概鞠躬

蟬音月影柳垂揚，荷韻魚游戲碧塘。山水微茫天外靜，虹霞輕蕩四邊藏。清風座上新醅醉，澍雨階前嫩蕊香。翠鳥迎人啼婉轉，炊煙深處綴邦鄉。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浮城誌

●管淑平

風吹茉莉悠悠香

秀麗可人，又不乏沁人心脾的清香，那清香，像是飄散空氣中一道迷人的迷霧，夢一樣地悄悄地飄進了你的心裏。

這便是茉莉給人的感覺，樸素之中帶著親切，親切之中又給人的心頭留下一種朦朧而神秘的色彩。它不嬌不媚地生長著，靜靜地開著一朵朵小白花兒，怎麼不叫人頓時生出一分羨慕和歡喜來呢？

生得靈巧，長得苗條，披著一件素白的衣裳，喜靜而不喧囂，如一位婉約的女子，溫柔的臉龐，溫柔的性格，最是那，風吹茉莉悠悠香，便足以撩撥開人們那顆小小的心扉。

想來，它一定是被雪花兒呼喚而來的，不然，從那白嫩的花兒上又怎會尋覓到雪花的痕跡呢？小小的花瓣兒，冰涼冰涼的，玉骨冰肌，便是恰到好處的形容了。雪一樣的清秀，雪一樣的面容，彷彿，它小小的心靈也是被雪花醞釀出來的，從雪中走來，帶著雪的印記，一年四季，悄悄地開，悄悄地點綴著人間。

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到茉莉時，覺得它像是女子的纖纖小手，平滑而柔順，潔白中透著明媚。從小小的葉片上，從一片花瓣兒中，感受到的也是如花一樣的年華，如花一樣的氣息。倘若，把茉莉放置於人的一生當中，那麼，它應該是在我們純粹的青春年代，也許是在學校念書的日子，

沒有什麼煩憂；又或者，是在剛走出校園的時候，還有著一張不曾被社會淘洗的乾淨而爽朗的面貌。

仔細觀察著茉莉花的時候，從它的身上又能找尋到幾分荷花的影子。其花形小巧玲瓏，遠遠看去，就像是一朵盛開著的小荷，淡淡的美，不喧囂，不焦躁；其枝葉蒼鬱鬱，宛如一碧萬頃的蓮葉。也許，它與那宛在水中央的荷花，在前世本是關係要好的兩姊妹吧，不然，又怎會讓我覺得有一種似曾相識之感，讓人莫名地親切呢。葉兒，相對於花，留給人的印象似乎總是低調的。綠綠的，綠得純粹，綠得謙卑，綠得有了風韻。花朵，是嬌艷的美，如陽春白雪；而葉兒呢，是樸素的美，平易近人，可遠觀也可親近。

每望見茉莉花時，總有一種微妙之感不知不覺湧上心頭。那感覺，就像是我一不小心遺落下的一段記憶。記憶，並不是太清晰，但腦海裏又時時浮現著一幅隱隱的畫面。一株花，玲瓏而苗條，風吹時，花瓣兒如雪飛揚，清婉可人，風雅之中又透著一種飄逸之感。想來，那株花朵兒，當屬茉莉。花和人一樣，都帶著靈氣，充滿了靈性。一片花瓣兒，一縷清香，彷彿都是在與這個世界對話。儘管，花兒不言，風兒不語，但是，在我小小的心裏卻早已感受到了。